



战地情书

LETTERS FROM HOME

[美] 克莉斯汀娜·迈克莫瑞 著 吴超 译

战地情书

LETTERS [美] 克莉斯汀娜·迈克莫瑞 著
FROM HOME 吴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地情书 / (美)迈克莫瑞著;吴超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1.8
ISBN 978-7-5057-2881-3

I. ①战… II. ①迈…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618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1-4247

LETTERS FROM HOME by KRISTINA MCMORRIS
Copyright:©2011 BY KRISTINA MCMORR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DDENDUM TO THE AGREEMENT FOR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书名	战地情书
作者	(美) 克莉斯汀娜·迈克莫瑞著; 吴超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规格	690 × 980 毫米 16 开 22.25 印张 30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881-3
定价	29.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谨以此书

献给那些曾和我的爷爷一样，
为了捍卫人类自由而无畏战斗的英雄的二战老兵们！

同时献给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撑他们的女性同胞们，
她们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她们是成千上万前线士兵获取胜利的动力源泉。

她们是不曾获得任何勋章和荣誉的无名英雄！

致 谢

有些书的诞生源自作者杰出的天赋和坚韧的精神。而我这本书之所以成形，完全是集众人之力。在此我要向那些勇于献身的同胞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敬爱的奶奶吉恩和爷爷默尔·麦克费伦，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本书所写的故事，当然更不会有我。您的那些情书早已铭刻在我的心中，但愿我这本书不会令您失望。

感谢我的妈妈琳达·吉田，感谢她对我的信任以及在这部作品的编辑修改方面付出的辛劳，感谢她在我突然打电话说我要写一本书时没有骂我疯狂。同时也感谢我的爸爸俊基，教育我在这个伟大国度里，只要下定决心，任何事都有可能实现。

我要感谢斯科特·泰勒，是他激发我开始了这段奇妙之旅。他曾恰如其分地说：“一切都始于金考快印。”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实话。我还要感谢曾阅读我的早期手稿并及时给我反馈和鼓励的读者们，他们有：我的妹妹阿曼达·吉田，还有苏·麦克莫里斯、迈克·佩廷格、布赖恩·穆勒；我永远忠诚的“歌唱家”们——斯蒂芬妮·斯特里克兰、桑尼·克雷佛、米歇尔·布赖恩和琳妮·豪斯。当然还有一直鼓励我、给我以自信的特蕾西·卡兰。每个人身边都应该有一个特蕾西·卡兰。

感谢茱莉亚·惠特比精细的校对工作。感谢黛莉拉·马维尔和伊丽莎白·诺顿，甚至在我踌躇不决的时候，她们仍对我的作品充满信心。谢谢史蒂夫·帕瓦斯倾情提供那些中西部特色的五行诗（他的大脑中究竟储存了多少这样的诗歌，实在难以想象），感谢所有在外语、上世纪40年代俚语、俗语、从南卡罗来纳到澳大利亚不同地方的口音方言等方面向我提供热情帮助的专家朋友们。他们的帮助让我的作品更真实可信。

我要真诚地感谢米歇尔·格思所提供的无与伦比的支持；还有詹妮弗·西迪斯，

她总是知道故事在什么地方结束最合适。感谢那些用高昂的激情鼓舞我的人们：乔尔·马龙、斯科特·卡朋特、帕特·克鲁瑟和乔·帕莱塞。当然，还要感谢才华横溢的迈克·里奇，热情洋溢的匹克希·契科斯，以及林恩·巴克·康普顿中尉，他的谦逊与专注让我们更加领会了英雄的含义。

在创作过程中，我曾仰仗无数读者的帮助，也曾查找许多历史资料，但本身能力所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但责任须由我个人承担。同时我要感谢以下各位朋友及单位在专业方面给予我的慷慨帮助。他们包括：提供医学建议的戈登·堪兹雷尔，历史与军事发烧友罗伯特·A·林恩和艾伦·凯格尔，作家兼历史学家马克·班多，从事研究工作的皮特·布赖恩，芝加哥运输奇才亨利·莫里斯，美国女兵博物馆优秀的档案保管员罗宾恩·德克斯特，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西北大学档案室，二战老兵，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肯·布洛迪，他曾赞许说我的理解是正确的，没有任何评价能比这更令我满足的了。

感谢我的编辑约翰·思科格纳米格里奥以及肯辛顿公司的其他团队人员，是他们使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感谢负责作品电影版权的创新艺人经纪公司经纪人乔恩·凯希尔，他使我的梦想提升了一个档次；感谢我的代理人、搭档、好友詹妮弗·舒贝尔，没有什么言语能表达我对她的感激。感谢你们，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

最后，我要最衷心地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丈夫丹尼、儿子特里斯坦和基尔南。谢谢你们对我的爱与耐心，谢谢孩子们没有因为妈妈连续6个月的忙碌工作而抱怨每天乏味的晚餐。你们让我的生活更有意义。我爱你们，胜过这世上的一切。

1

1944年7月4日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凯迪拉克的马达空转着，车内的沉默如同这城市的湿气，让人越来越透不过气来。丽兹·斯蒂芬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双手紧紧按着膝盖，眯着眼睛从开着的车窗向外望去。只见三五成群的女人和军人们，聊着天从暗地里走出来，陆陆续续踏上入口处的水泥台阶。摇摆的玻璃门内飘出刺耳的笑声和音乐声，在沉闷的空气里久久回荡。又是一个静悄悄的国庆日。没有鞭炮轰鸣，没有礼花飞扬，没有烟火闪耀。只有日渐消逝的记忆，揭示着往日单纯的时光。

那是多么的单纯啊，至少在那时，丽兹知道什么人可以信赖。

“你也知道，扶轮社^①从不随便请人演讲的。”道尔顿·哈里斯终于打破了沉默。仍然是他的那套道理，仍然是毫无道歉之意的语气。“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让我跟我爸爸说，我去不成了？就因为要参加一个无关紧要的舞会？”

无关紧要？丽兹听了这不软不硬的话非常不舒服，她注视着道尔顿深蓝色的眼睛。

“没错，”她说道，“你就该那么做。”

“宝贝儿，你这样就不讲道理了。”

“不讲道理？想要和你多待一会儿就成了不讲道理了？”

① 扶轮社（Rotary Club）：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的地区性社会团体，独立运作，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和地点，全球第一个扶轮社由保罗·哈里斯在1905年2月23日创立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道尔顿用手揉捏着自己的后脖颈。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一到困窘的时候就这样。可惜在丽兹眼里，他看上去已经少了幼时那种憨态可掬的逗人劲儿。如今的他，身穿名牌西装，打着笔挺领带，深褐色的头发用发油抹得溜光，他早已不是自己当年的那个玩伴道尔顿了。

“听我说。”道尔顿松了松他的方下巴，向丽兹这边斜过身子，摆出一副讲道理的架势。“当初在我答应帮我爸爸竞选之前我们就讨论过。我曾跟你说过，选举之前我的日程安排会非常紧张。而当时是你说我应该揽下这份活儿，你说除了上课和工作，你也没有——”

“我也没有多少清闲时间，”丽兹猛然打断道尔顿，“我说过什么自己知道。”道尔顿就读于法学院，而丽兹则是西北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因此他们的生活便自然而然地既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实际上，这一点向来都是他们二人关系中的一个优势。所以，道尔顿也就不难知道，他们今晚争论的实质问题其实与各自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

“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问题是，总会有事情跳出来，不是竞选就是其他什么的杂事儿，你想都不想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我没有丢下你。我现在就是在请你和我一起去的呀。”

丽兹没少陪道尔顿参加那种政治性的募捐活动，她见惯了场面上那些人当面摆出醉醺醺的笑脸和虚情假意的奉迎，背后却是无休止的窃窃私语、说三道四。说白了，就算她没有约会在先，这样的场合她也宁可不去。

“我跟你说过，”她说道，“几个星期以前我就答应姐妹们要去的。”她能放下暑期学校繁重的课业同意参加这样一个聚会，主要是为了报答贝蒂上个星期陪她去看了场无聊透顶的《亨利五世》，只因为她不想让道尔顿的票白白浪费掉。“你就不能破个例啊？就这一次行吗？”

道尔顿颓然坐了回去，长长叹了一口气。“丽兹，不就是个舞会嘛。”

不，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舞会的问题。我必须弄明白我能不能指望你为我做一些事！她很想一口顶回去，但这些话堵在喉咙里说不出口。她知道，说再多也没用，吵架只能让结果更糟。

她一把抓住门把手。“我该走了。”道尔顿还没有来得及下车为她开门，她就

自己打开门从车上下来了。

“等等，”道尔顿喊道，此时丽兹已经关上了车门，“亲爱的，等一等。”

道尔顿突然软化的语气像根绳子似的紧紧套住了丽兹，她犹豫了。是不是他改变主意了？他还是我的那个道尔顿吧？

她并没有急于转过身来，一只手不自觉地伸进了乳白色紧身连衣裙的口袋里，掌心里仿佛攥着一线希望。

道尔顿从座位上向她这边探过身来。“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个，好不好？”

丽兹心里失望极了。但她还是控制住了情绪，点了点头算是答应。她知道，这个动作就意味着自己又一次妥协了。

“玩得开心点儿。”道尔顿说完，便手握方向盘，开着车子走了。

丽兹转向台阶时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她发现手心里原来真的攥着一根崩开的线头儿。看来果真有裂缝了。

在舞池入口，丽兹踮起脚尖向里张望。她的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和晃动的帽子，穿过朦朦胧胧的烟雾，落在了另一侧的舞台上。在舞台上，乐手们穿着统一的服装，坐在红的、蓝的和白的带有星星图案的栏杆后面专心演奏着。数面旗帜和一条超大的劳军联合组织^①的横幅把舞台背景装点得颇为生气勃勃，这真是美国民谣春风得意的时代啊。乐队的前面，丽兹的室友贝蒂·科德尔与另外两名女歌手同站在一架麦克风前，三人正将那首《别坐在苹果树下》^②以和声收尾。

观众间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

“真有你的。”丽兹低声抱怨着自己。这可是贝蒂首次登台，她竟完全错过了。

似乎是为了给丽兹吃个宽心丸儿，台上的三重唱一曲终了，紧跟着便开始了另一支节奏明快的小曲儿。看来她并非完全错过了嘛。

“感谢上帝。”尽管丽兹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她觉得偶尔向上帝表示一下感激也没什么坏处。

现在她要找一找她的另外一个室友茱莉亚·兰纳德了。舞厅里虽然乱糟糟的，

① 劳军联合组织成立于1941年，主要职责是鼓舞美军士气。

② 《别坐在苹果树下》（Don't sit under the apple tree），是由美国三人组合安德鲁斯姐妹演唱组（Andrews Sisters）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

但丽兹仍然没费什么劲儿就找到了她要找的人：茱莉亚那一头时髦的、长可及领的卷发，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让她走到哪里都分外醒目。

穿过军装的海洋和充满须后水味道的呛人的空气，丽兹不动声色地将身体滑进了她朋友身边的一张空位，毫不理会身后传来的几声嘘嘘。“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丽兹说道。

“让我猜猜看，”茱莉亚用她那嗲嗲的嗓音说道。“不是多诺万先生弄丢了假牙，就是西尔玛不肯吃药，因为她认定了你是要毒死她。”

丽兹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不是我说你，你就不能该下班就下班啊？跟你一比我们其他人都显得不务正业似的。”茱莉亚用拇指擦了一下丽兹的脸颊。“道尔顿呢，在停车吗？”

丽兹尽量轻松地耸了耸肩。“他临时有些政治上的事情。”没有言明的后半截仍是那句常说的又来不了了。

“哦。”茱莉亚答道。灿烂的笑容仍无法掩饰她那古铜色双眼中流露出的同情之意。

“这没什么，”丽兹继续说道，“反正我在这儿也待不久。周五之前我还要交关于霍桑^①的论文呢。”

茱莉亚点了点头，一阵让人尴尬的沉寂之后，她又突然说道：“嘿，我好像还有上个学期关于霍桑的笔记呢，要不要用？”

“当然要，谢啦。”丽兹想都没想就说。“不过，你那笔记上面别满是涂鸦就行。”

茱莉亚不好意思地抿抿嘴，若有所思似的愣了一下。“呃，好像还确实有那么一点儿……”

丽兹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如果真有前世的话，茱莉亚肯定是个画板不离身的时装设计大师。这一点从她那熟练的缝纫技巧以及她给室友们做的新裙子上都看得出来。

“说到这个，”丽兹冲贝蒂做了个手势，“茱儿^②，你已经超常发挥了。”舞台上的三人组正在浅吟低唱，贝蒂站在中间，一头金发在那身玲珑有致的衣服的映衬

① 霍桑，此处指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红字》是其代表作。

② 茱儿：主人公对茱莉亚的昵称。

下熠熠生辉，一双蓝色的眼睛更显得海洋般迷人。衣服的料子和纽扣令人眼花缭乱，显然这些都是茱莉亚亲自去买的。难怪贝蒂将其视为宝贝。从精致的鸡心领到优雅的臀摆，每一个针脚都在完美地炫耀着她那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丽塔·海华斯^①的造型？”丽兹猜测着茱莉亚的设计灵感。

“没错，”茱莉亚骄傲地说，“就是她在《碧血黄沙》中穿的那件礼服。不过我把膝盖以下剪掉了，袖子也改了。”

“你可真了不起。”有这么了不起的才华却只能做这些缝缝补补的杂活儿，真是太浪费了。她本想这么说，不过又觉得犯不着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不算什么。”茱莉亚脸上一红，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说：“要喝点儿什么吗？”

丽兹本打算听完三首歌就走，最多四首。不过既然晚上还要熬夜看书，先喝杯咖啡提提神也蛮不错的。“给我来杯咖啡就好了。”

“马上就来。”

茱莉亚向舞台旁边的小餐桌走去，丽兹则靠在座位中，按摩着两个手掌，注意力又回到了贝蒂身上。只见她老练地用手将头发在肩膀上一抖，紧翘的臀部随着音乐有节奏地一颤一颤，看得第一排那些大兵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虽然她唱功平平，可谁在乎呢？她有自己忠实歌迷。

还是别管贝蒂了。你瞧她，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身上没有繁重的学习压力，前头也没有父母的殷殷期盼——“嫉妒的人是不接受这种解释的^②。”莎翁戏剧中的一句台词突然打断了丽兹的思绪，爸爸给她做辅导的时候经常引用莎翁名句，她记住了不少。

“每日一言，生活多姿。”每次课还没讲到一半他就会这么说。

此时，丽兹低头看着胳膊上星星点点的雀斑，回想起那些早已远去的日子。她想到爸爸曾经的谆谆教诲，如果她真的听了爸爸的话，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你现在又在干什么？”摩根·麦克莱恩看到弟弟缩在他身后，有点儿生气地问道。

① 丽塔·海华斯（Rita Hayworth，1918-1987）：有好莱坞“爱神”之称的美国女演员。代表作有《碧血黄沙》、《天使之翼》等。

② 语出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第三幕第四场。

“别动。替我挡着点儿。”查理抬起肩膀，露出剪得挺工整的短平头，金发中略微带着褐色。

摩根瞥了一眼查理手中拿的银色酒瓶，不由摇了摇头。舞会上吵嚷着要“火力支援”的酒鬼大兵不止查理一个，但只有他有胆量从十英尺外的志愿者餐饮部搞到真家伙。幸运的是，一群大兵正蜂拥在舞台前，恰好把他俩挤在中间，共同的卡其布军装给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掩护。至少摩根希望这掩护有效。这时查理被酒呛了一下，哦，是威士忌，摩根闻出来了。

“你快点行不行？”摩根对查理说道。平时遇到这种事他早制止了，可是今天，查理的心里正七上八下呢，因为他们的部队明天就要出发。算了，随他的便吧，只要这小子别喝多就行。

“啊，舒服多了。”查理一边粗声粗气地说道，一边从黑影里探出身来。他从后面走近两个和他穿着不一样军装的大兵，这两个大兵此时正对着舞台上那个有着一头淡银灰色头发的女歌手不怀好意地吹着口哨。“抱歉，伙计们，”查理拍拍他们的后背，“不过她已经答应帮我生一大堆孩子了。”

“别做梦了，矮冬瓜。”高个子大兵鄙夷地说。“就凭你？给你个妞你都不一定会玩儿。”

查理直了直身子，似乎比刚才高出了几英寸。“嘿，那至少我有你没有，你意大利擀面杖。”

“你说什么？”意大利裔大兵脖子一梗，厉声说道。

“别装没听见。”查理后退一步，身体左摇右晃，学着拳王杰克·登普西^①的样子挥舞着两个拳头。

和往常一样，这种时候摩根又不得不站出来劝止查理，免得一会儿他挨别人的右勾拳。“行了，查理，别说了。”他给查理下了命令。随后他又对那人说：“别理他，他刚从疯人院里出来。”好汉不吃眼前亏，遇上比自己高大威猛的对手，摩根也只能这么打圆场了。

不知道是被逗乐了还是激怒了，大兵的嘴巴痉挛似的抽动着。为了缓和气氛，

^① 杰克·登普西（Jack Dempsey，1895-1983）：美国前重量级拳王，曾以美国海岸护卫队教官的身份参加过二战。

摩根冲舞台做了个手势，然后对那大兵说：“别回头，哥们儿，我想那红衣小妞正看着你呢。”这话简直比咒语还灵，大兵立马回过神去，不再理他们，好像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个一干二净。

问题解决了。

不过，围观的人们倒似乎有些失望。

“我发誓，查理，”摩根低声抱怨道，“如果你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教训的话说了一半，摩根突然愣住了。越过查理的肩膀，他看到一个娇小美丽的姑娘独自坐在房间的另一头，身体正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摇摆。她栗褐色的长发在脖颈上打了个结，随后从两边如瀑布般垂滑下来，将瓜子形的脸庞包裹在中央。她那凝脂般的肌肤，玲珑的少女曲线，丰满充盈的双唇。每一样对摩根来说都赏心悦目，然而真正打动他的，却是姑娘摆动的身姿——飘摇如夏日微风中的麦浪。多美的姑娘啊，他被深深地迷住了。

“嘿，你没事吧？”

摩根只听到有人在问话，但却没有意识到是在问自己，直到眼前出现一排晃动的黑影，他才从恍惚中醒过神来：哦，是查理的手指。

“啊？哦，没，我没事。”

查理在厅里扫视一番，搜寻着是什么东西让摩根如此出神。很快，他那淡褐色的眼珠里便放出了异彩。“啊哈，我明白了……”他扭身对周围的人们大声喊道：“先生们，主要目标已找到，我们上。”

摩根还没来得及说话，便被查理推搡着穿过人群，像一匹倔强的赛马被人强拉硬扯着拖向起跑门。周围的大兵们纷纷向他呐喊助威、吹口哨，有些嘴里吆喝着“好样的”。如果此时他临阵退缩，就肯定会留下一个天大的笑柄了。

于是摩根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一边寻思着怎么做自我介绍，一边整了整稍微有点儿皱的领带；刚想到怎么说自己的名字时，一个红头发的女人冷不丁坐到了褐发女子的桌子前。唉，又多了一个看热闹的。摩根突然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一动也动不了了，他伸手想要拦住查理，可查理身子一低，一个箭步便跳到了红发女子的前面，正好挡住她看舞台的视线。

“打扰一下，女士们，”查理说，“我们急需你们的帮助。”

“怎么了？当兵的，你迷路了吗？”红头发女子揶揄道。

“刚才才是，现在不了。”查理咧嘴笑道，故意露出两个酒窝。“因为我找到了通往你心里的路。”

两个姑娘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这时摩根已经打算趁还没有出丑赶紧偷偷溜掉。奇怪的是，看到褐发女孩儿的身影后，他的腿竟不听使唤了。老天，从近处看，她变得更美了。

“等等，”查理继续说道，“我觉得我们以前好像见过。你们两个一个叫窈窕，一个叫淑女，对不对？”姑娘们没理他，可查理是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儿小小难堪就缴械投降的。“那好，敢问两位小姐芳名？”

仍旧没人搭理，两个姑娘直直地盯着查理，像看着一个怪物。

“你们要是不告诉我，我就不走了。”查理把胳膊往胸前一抱，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泼皮架势。

褐发姑娘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好了好了。我叫丽兹，她叫茱莉亚，至于你嘛，是不是该叫马上走？”

摩根不禁一笑。

“马上走？”查理跟着姑娘的语气重复了一遍。“那怎么行？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城里最漂亮的姑娘，怎么能走呢？”

茱莉亚有点儿不耐烦地摇了摇头。“你跟女孩子搭讪这一套以前奏过效吗？”

“她指的是真正的女孩子。”丽兹补充道。

“啊呀……”查理故意一个趔趄，好像姑娘的话变成了重重的一拳，打在了他的胸口。“你们这话可太伤人了。”不过在摩根看来，可怜的查理所遭受的惩罚比他想象的可要小得多了。

“天啊，”丽兹突然夸张地把手放在胸口，大叫了一声，“我真是太没礼貌了。”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丽兹的挖苦不但没有奏效，反而被查理踩着蹬鼻子上脸了。丽兹不禁皱了皱眉头。“更何况我还要给你们道个歉，因为我还没正经介绍我自己呢。”查理继续说道。

场面已经越来越尴尬了。但此时还不算晚，只要摩根现在偷偷钻进人群，就能顺利溜之大吉，避免当众出丑。反正弟弟一个人也能回去。

“我叫查理，”正当摩根慢慢往人群里挪的时候，查理又开口说道，“不过好朋友和像你们这样的漂亮姑娘可以叫我查林。这位高大英俊的绅士是我的哥哥，摩

根·麦克莱恩上士。”

上士？查理谎报军衔让摩根很是恼火，可这时他发现大家全都看着他呢。万般无奈，他只好屏住呼吸，双手下垂，立正站好，就像在军营里等待着周六大检查。

丽兹好奇地伸伸脖子，偷看了摩根一眼。这个有着乌黑头发和橄榄色皮肤的摩根和那个白皮肤的傻瓜查理真的是兄弟？她有点怀疑。

“晚上好。”摩根说道，声音小得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得体的军人衬衣勾勒出他伟岸挺拔的身材。他的面容倒很普通，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一种令丽兹莫可名状的神秘气质。

“嗨。”她回应了一声，而查理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

“说实话，女士们，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他突然改用严肃的语气，说明他改变策略了。“你们看，我和摩根，美国陆军精英中的精英，马上就要开赴前线投入战场了。现在前途未卜生死两茫，我最后只有一个心愿。”他单膝跪地，擎住茱莉亚的手掌说：“就是临行之前能跟这位红头发的美丽姑娘共舞一曲。”

“对不住了，花花公子，不过我已经名花有主了。”说着，她抬起左手晃了晃手上的订婚戒指。自从未婚夫的舰队一个月前起航出海，她每天都要擦好几遍，所以现在依然金光灿灿，跟新的一样。

“呃，这样啊，那……”查理显然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出，心里的算盘被人打乱了，不过他并不慌乱，旋即说道：“那我们就为庆贺你的订婚跳上一曲怎么样？”

茱莉亚没有开口，丽兹替她回答说：“不如我们庆贺一下什么时候你的队友会把你从船上扔下去？”她听到摩根偷偷笑了一声，随后便听见他弟弟直接哀求丽兹的声音。

“求你了，”他说，“为了你们的自由与安宁，我即将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战场，难道你们就用这种方式表达感激吗？”

丽兹有点儿忍不住想笑。“这些词儿你是从哪儿学来的啊？是不是花5分钱从杂货店买的书上看到的？要是我的话，我劝你还是赶快把书退了吧。”

“嘿，我是在帮你的朋友呢，要不然她会内疚一辈子。你想想看，要是哪一天报纸上登出来：大兵为国捐躯，临行曾邀舞被拒……到时她后悔都来不及了。”

茱莉亚手捂着嘴咯咯笑起来。“好吧，好吧。”她眼珠一转又说：“只跳一曲。”

这时乐队正在演奏一首激扬欢快的曲子，舞池中裙摆飞扬，人们正跳得忘乎所以。茱莉亚说完便和查理一起向舞池走去。

过了一会儿，摩根才凑近一点指着茱莉亚刚刚坐过的椅子说：“我能坐下吗？”

“随便坐嘛。”丽兹耸了耸肩膀说。她今天晚上算是郁闷透顶了。她本该缩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看她的文学名著，但如今却被困在这吵吵嚷嚷的舞厅里，身边还围着那么多油腔滑调的大兵。

摩根挨着她坐了下来，两人的肩膀相距仅仅几英寸。如果这个家伙来这儿也是为了找那种一见到当兵的就发疯的女孩子，那他可就找错人了。丽兹向旁边斜了斜身体，此时查理正像旋转陀螺一样一圈一圈地转着茱莉亚。丽兹以为茱莉亚一定会转身跑回来，于是也准备好了随时起身离开。然而跳舞的那一对儿突然一起大笑起来，丽兹的希望眼看也就落了空。

“呃，”摩根清了清嗓子。“你叫丽兹是吧？”

“你不会也来你弟弟那一套词儿吧？”

“不，小姐，我，我只是问问你的名字。”

摩根声音里充满了真诚，倒让丽兹觉得自己过于唐突了。他什么都没干，何苦要这么对他呢？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算正经。“对不起，”她缓和了语气，“是，我是叫丽兹。”说着便伸出手，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认识你很高兴。”摩根说。

两只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丽兹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些心跳加速。她马上缩回手，端起咖啡，顾不得杯子里的咖啡烫到她的嘴唇，便连着喝了几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管你弟弟叫查林呢？”

“查林就是查理·卓别林的简称。这样叫他是因为他和查理·卓别林一样喜欢搞笑。”

恰好在此时，查理围着茱莉亚蹦跶得正欢，他的动作就像某个岛上的土著进行一场古怪的部落求欢仪式。不管是他的舞伴还是围观的人群都被他逗得乐不可支。

丽兹尽管紧绷嘴唇，但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你真承认那家伙就是你弟弟？”

摩根一愣，随后还是缓缓点了点头。“没错。不过只是血缘上的而已。”而他眼中却分明流露出一丝充满暖意的关怀，就像翠绿色的宝石放射出金黄的光。不过一般人却难以察觉。

丽兹的一条腿开始颤抖。可能是咖啡的效果，也可能是累了一天的原因。她抚摸着膝盖，问道：“我想你也应该有个昵称吧？”

“就是麦克莱恩的简称，麦克，没什么特别的。”

“哦，”丽兹说道，“至少不会让人脸红。我室友跟我说过许多我都不好意思重复的名字。”

“可以想象，”摩根笑道，“看来我得庆幸没叫‘农场小子’这名字。”

提到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的生活，丽兹立刻来了兴趣。“那你也种田喽？”

摩根觉得有点儿尴尬，他稍稍耸了耸肩膀。“我叔叔在伊利诺伊州南部有一大片土地。这几年我一直在那儿帮他照看。”

“是什么样的地啊？”

“你是指种的什么庄稼？”

她点点头。

“主要种饲料玉米，交替着种些大豆。四季往复循环更迭——”话说到一半他突然停下了，手摸着下巴两端的酒窝。“这些对你来说应该挺无聊的。”

“一点儿也不，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丽兹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感兴趣。

“我看还是你说吧，我们这些乡下人不常出门儿。”

“当然啦，除了经常参加劳军舞会和去约会是吧？”这是个试探性的问题，除非他承认自己有女朋友，要不然丽兹心里面的七上八下就别想停下来。

“查理干活不多，倒是喜欢追女孩子，”他承认道，“不过我，除了忙地里的农活儿，就很少去干别的事了。”

丽兹不由微微一笑，这倒是她激动心情的真实流露。

“那你平时都做什么呢？”摩根问，“我是说除了参加劳军舞会。”

按常理她该告诉摩根自己与道尔顿的关系，告诉他自己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她即将拥有的一个体面的未来。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回答说：“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除此之外我还要照看老人，是个兼职，但我很喜欢。”她翘起鼻子，“我知道，听起来很怪对吧。”

丽兹以为他一定会礼貌性地摇摇头否定自己的话。但他看起来却像是在认真思索。“帮助有需要的人是无可厚非的。”随后便用绿宝石般的眼睛凝视着丽兹，深邃的眼眸充满神秘的魅力，令人沉醉。“那你都学些什么呢，丽兹？”